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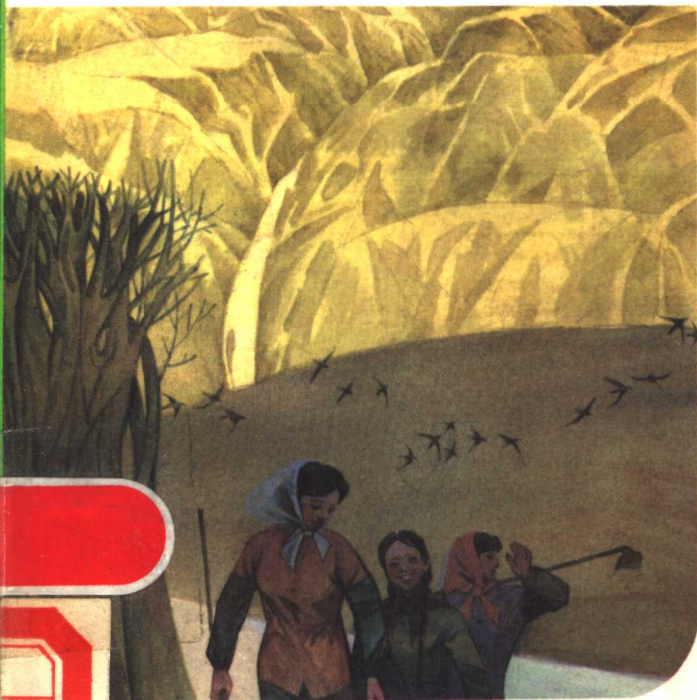


华夏大众文学丛书

HUAXIADAZHONGWENXUECONGSU

五女传

韩文洲 著



夏出版社

韩文洲 著

五女传

华夏出版社

五 女 传

韩 文 洲 著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33千字 插页2
1988年3月北京第1版 198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80053—179—1/I·061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发生在一个穷山村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和巨大变迁的长篇小说。

贫穷落后的安乐庄有五位不同性格的姑娘。丑女、黑女和喜女是新一代农村女性的代表，她们敢想敢为。富于进取精神，勇敢地同保守，落后的旧观念和某些抵抗党的政策的农村干部进行不懈地斗争。终于承包了土地和副业，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同时也获得了真挚的爱情。而白女，美女却因贪图安逸、懒惰而受到的生活的无情嘲弄。

作品故事情节感人至深，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文尔质朴，细腻，给人以鼓舞和启迪

中法大学校友会华夏大众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崔乃夫 **曹清华** 聂 真

编辑委员 (以下按姓氏笔划顺序)

马 节 王振基 陈 彤 许宝骥

吴祖光 邵燕祥 罗大冈 杨 堃

苗培时 栗培良 颜一烟

执行编委 苗培时

执行编辑 杨广宇

责任编辑: 杨广宇 胡怀群

封面设计: 刘家峰

目 录

一	丑女的婚事	(1)
二	美女的医术	(19)
三	黑女的褂子	(33)
四	白女的教棍	(50)
五	月娥的柜台	(58)
六	喜女斗金花	(69)
七	大梅访二菊	(80)
八	瘦孩的阵势	(92)
九	霍大梅借钱	(104)
十	狗儿过三关	(122)
十一	黑女的心事	(139)
十二	金花的行动	(151)
十三	美女打官司	(160)
十四	白女碰钉子	(175)
十五	黑女变花脸	(187)
十六	丑女的主意	(200)
十七	电老虎抖威	(211)
十八	丑女一首诗	(226)
十九	大梅找女婿	(240)
二十	喜鹊问喜鹊	(252)

二十一	高瘦孩压富.....	(266)
二十二	蔡丑女卧床.....	(281)
二十三	仲秋明月宴.....	(297)
二十四	三人进长治.....	(314)
二十五	今日小磨院.....	(325)
二十六	新人茶话会.....	(338)

一 丑女的婚事

“噶噶噶！”小磨院里的雄鸡叫了。

雄鸡一声叫，叫醒了上西屋的蔡狗儿，上西屋点亮煤油灯。

雄鸡一声叫，叫醒了上东屋的田胖孩，可是过了老半天，上东屋仍然没有灯亮。

雄鸡一声叫，叫醒了下西屋的胡金荷，胡金荷只是翻了一个身，又睡了。

雄鸡一声叫，并没叫醒北屋的高瘦孩，他们一家“呼呼”睡得正香。但是高瘦孩家的长明电灯，仍然是亮堂堂地亮着。

这个小磨院是个比较大的院子，南厅、北房，上下东房，上下西房，——东西房都有上下两座。除此以外，还有东北耳房，是高瘦孩的；西北耳房，是蔡狗儿的；南厅，是田胖孩的；东南角是本院的大门；西南耳房是公房，屋里安着一台沙石小磨，所以人们把这个院子叫做小磨院。五年前，这个村的大队主任，就是这个院北房的高瘦孩，向银行贷款买下一套粮食加工机，安在大庙的西厢房。可是除了村里的大小队干部和几家干属、工属，大多数社员都拿不出那二分钱的加工费，仍然到小磨院的沙石小磨上来，老推少拉地加工粮食。每天每日，村里的乡亲们提着糠袋儿，端着玉米筐箩儿在小磨院出出进进，所以这里是个比较热闹的院子。

这小磨院因为东西房各有上下两座，就成了个长方形院子，像一只火柴盒儿。

小磨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二十多年如一日都是一个面孔，一个样儿。院里田胖孩家的下东房，倒塌二十多年了，永远是个屋基地。那里有四个鸡窝儿，因为没钱买雏鸡，只有十几只老鸡儿；有四个猪圈，胖胖瘦瘦有五只猪崽。除此之外，就是上东房和上西房门口横躺斜倒地有几把锹镢，有几只箩头，有几根担杖，有几把扫帚。数十年来，小磨院总是放着这几样物件，没有增加，没有减少。全院二十多口人，总是早出工，晚收工，出出进进，进进出出。家家屋里也总是那半缸玉米棒子。人们一日三餐，碗里总是那半碗糊糊。二十五年前是这样，二十五年后还是这样。人们虽然也进行生产，也喊过大干苦干，只是像推磨一样，走来走去又走回原地来，只有周而复始，没有前进。小磨院有两个土诗人，一个是上西房蔡狗儿的女儿蔡丑女；一个是上东房田胖孩的儿子田春山，各有一首描绘小磨院的诗。不过田春山不以为己说的是诗，只说是顺口溜。他的顺口溜题目叫“糊糊歌”：

小磨院里人四户，
人不顽固饭顽固。
土改以后互助组，
吃干不吃稀糊糊。
亩产三百不达纲，
一天一顿稠糊糊。
达纲亩产四百八，
一天一顿稀糊糊。

粮食产量过黄河，
一天两顿稀糊糊。
粮食产量跨长江，
一天三顿稀糊糊。
亩产万斤放卫星，
三顿糊糊限数数。
斗天斗地学大寨，
糊糊锅里加糠煮。
批资批修进一步，
人猪糊糊一锅出。
抓纲抓线促生产，
一锅糊糊供人猪。
碗里糊糊人讨厌，
讨厌糊糊吃糊糊。
斗天斗地几十年，
糊糊没有一次输。
莫问糊糊甜和苦，
不吃糊糊没户户。

以上是田家儿郎田春山的顺口溜，他的口一顺，溜出几句来，流遍了整个安乐庄。大队干部听到这个顺口溜，以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整个安乐庄追查作者，也没有追查出来。大队干部只是在群众大会上笼统批评一气作罢。

蔡家小女儿蔡丑女有心计，她写的诗只是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个人抒发一下感情罢了。谁知后来有人偷看了她的笔记本，她写的一首诗也在安乐庄流传开来。那诗是：

朽木门窗旧砖瓦，
石头猪圈荏篱笆。
箩头旁边鸡觅食，
锨耢横放是农家。
天天高呼向前进，
步步只在原地踏。
年年岁岁一个样，
岁岁年年少变化。
开口几句老俗话，
睁眼几个瘦干巴。
有鼻有口是人样，
少魂少魄是人壳。
莫道屋顶炊烟有，
死水一潭几无差！

原来这小磨院四户人家，每家一个大姑娘，共是四个大姑娘。北房里大队主任高瘦孩的女儿叫高美女；下西房在县委工作的夏志荣的女儿叫夏白女；上东房老农民田胖孩的女儿叫田黑女；上西屋老农民蔡狗儿的女儿叫蔡丑女。一美，一丑，一白，一黑，四个姑娘，各有千秋。实际上黑女并不黑，丑女也并不丑，不仅不丑，而且是安乐庄第一个俊姑娘。这个丑女事事想比人强，却事事不如人。她有一个外号叫“愁女”，因为她每天到晚脸上总笼罩着一块愁云。她愁什么？什么都愁——愁地里庄稼不好，愁囤里粮食不多，愁盐罐里没盐，愁油瓶里没油，愁锅里饭稀，愁身上衣薄，愁母鸡下蛋太少，愁猪崽只吃不长膘、愁哥哥找不下对象，

愁自己找不下好婆家，愁事儿太多了，真可谓多愁善感了。她的母亲凌二菊见女儿早早晚晚脸上总是愁云儿一朵，问她有什么心事，她也不说，只说：“少管闲事。”她没办法使女儿高兴，每日里出出进进只是独个儿念叨：“丑女大了，也定不下个主儿，可该怎么办哩！愁死人哩！”

丑女的父亲蔡狗儿虽然是个老农民，却是个有心计的。他最摸女儿的心事，知道女儿一切都愁。二十年前他就说：“咱们的房子旧了，该盖个新房哩。”这话说了十几年，可他连个买瓦片子钱也没有，再不提盖新房的事了。儿子蔡忙忙大了，他又跟凌二菊说：“以后过日子节约点，该攒点钱给忙忙说媳妇哩。”

凌二菊以后就照他说的办，以后处处讲节约，炒菜该切八个山药蛋，只切四个；该放八钱盐，只放五钱；过春节该打一斤醋，她不打。一年里节约下二百斤山药蛋，卖了十六元钱；称盐打醋省下八十个鸡蛋，卖了八元钱，十六加八，总共二十四元钱，只够媳妇买一双皮鞋，跟“一个媳妇千元价”差距太大。可是两口子并不死心，还是一钱盐一两醋地省着。等到过春节，忙忙、丑女没件新衣穿，只好把准备说媳妇的二十几元钱花了。年年如此，只是攒不下娶媳妇的钱。蔡狗儿为此既着急又犯愁。石头院的姑娘花喜鹊不嫌他们穷，有心跟忙忙结婚，因为喜鹊妈不同意，喜鹊也不愿意惹妈生气，只好作罢。

蔡狗儿为儿子说不下媳妇愁，凌二菊为儿子找不下对象愁，蔡忙忙自己却是个乐天派，他自己一点也不愁，一天到晚跟年轻人们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好像没有找对象那回事。做妹妹的蔡丑女不看兄面看父母，见父母为忙忙成家之

事犯愁，她便为父母之愁而愁。有一次，蔡狗儿、凌二菊夫妇二人在屋里议论，说：“要是丑女能找个好主儿，进一笔彩礼，忙忙定媳妇的事就不愁了。”

这话让丑女听着了，把她气坏了，也把她难住了。丑女虽只是个初中毕业生，自学精神却很强。她读书多，知识面广，心强好胜，一切都想胜过别人。在学校读书，从初小到初中，不考头名考二名，决不肯考个第三名。初中毕业以后，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她不上学了，她的老师都说把个人才埋没了。回来安乐庄她参加农田劳动，到了地里卖力干，出主意想办法，帮队里搞科学种田，想把安乐庄带到富的路上去。后来她看到卖力干也是她一个人卖，搞科学种田，干部们也只是口头上支持，实际上并不理这件事，她也就泄气了。

她的哥哥蔡忙忙已是二十五岁的人了，她也常为哥哥找不下对象而犯愁。可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父母亲会把给哥哥找对象的主意打在自己身上：给我找个主儿，收一大笔彩礼，给哥哥说媳妇，这就是说把我当成了这个家的一笔钱财。可也是哩，这个家缸里无粮，箱里无钱，只有我是家里唯一的一笔财富了。由着父母这样做去吧，我哪里还算个人呢？不听父母的吧，家里困难巴巴的，哥哥找不下对象，爸爸妈妈会愁坏的……她想来想去，想到自己命苦，不觉双目扑簌簌流下两行热泪。她害怕爸爸妈妈看见她哭泣，忙掏手绢拭去泪珠，心里说：“没法儿啊，只要爸爸妈妈能少犯愁，也值得。可是这样找对象会找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小二黑结婚》里的小二黑？还是金旺？是《登记》里的小晚？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梁山伯？还是马文才？……那就难

说了。”此后，她装作并不曾听见过父母的私语，什么也没说。这也罢了。谁知过了些日子，一天夜里，蔡狗儿吃过晚饭出去了，凌二菊对女儿说：“丑女，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丑女以为她妈要说找对象的事儿，先凉了半截身子。但是她说：“妈，说什么哩你就说吧。”

凌二菊说：“丑女，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你要生气，我就不说了。”

“看妈你，你自己的女儿，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丑女，这件事实在不好说，我知道我跟你爸爸对不起你……”

“看妈你，你自己的女儿，怎么会有对起对不起之说，妈，别这样，你就直说吧。”

“丑女，你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为我们分忧，知道为我们解愁，你这样懂事，我跟你爸爸都只盼你事事如意，步步顺心。可是事到如今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

“看妈你，咱们娘儿们说话，怎么尽拐大弯子？妈，你还是直说吧。”

“丑女，是这样，咱们家穷，你哥哥找不下对象。冯山村有一家也是穷人家，也是有一男一女，也是发愁找不下对象。前天有人来找我，说是想碰个也有男也有女的户口，订个换亲，就是冯家的姑娘嫁给你哥哥，让你嫁给冯家闺女的哥哥，他们也省了出彩礼，咱们也省了出彩礼，他们也不愁找不下媳妇了，咱们也不愁找不下媳妇了。我知道这样办事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冯家的闺女好不好，冯家的男孩子怎么样，这些也就顾不得许多了，我们想着这可就苦了你了……”

凌二菊还没把话说完，蔡丑女听着听着已经变成一个

半呆傻的呆女：“换亲，换亲，什么叫换亲？反正只要是个男的，只要是个女的，除这一条之外，一切都不讲了，就可以结亲了。可是这哪是人与人结亲的做法呢？看小说，小说里有那么多称心如意的好情侣；看电影，电影里有那么多相亲相爱的好恋人，可我呢？我……”这丑女实际上是安乐庄第一个美女，这丑女又是个看书多，能写会作的才女，这丑女更是个事事要强的烈性女子，这丑女还是个有心眼，有能耐的女子。可今天呢，她的终身大事却半点不能由她自己决定，父母却要她跟人家换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好像只是为别的青年所订，与她无关。怨父母太狠心吗？丑女又认为不能怨。要怨，也只能怨这个穷字，怨那个大锅饭，怨这个穷字钻在蔡家几十年也不肯走掉。那么，就听父母的安排吗？可是谁知那冯家男子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是怎么个品行的人呢？是懒汉？是勤汉？是能人？是笨蛋？有德性？无德性？全然不知。她明白母亲跟她提这件事，是实在不愿提又不得不提的。干脆回话不答应吧，哥哥找对象的事还是没个门儿，父母更难了，更愁哩；答应吧？这是换亲。换亲嘛，除了对方是个男性这一点没错，一切都不能考虑了，一切都不可选择了，一切都不必调查了。找对象能这样找吗？这哪里是找对象？不过就是东家有一头牛，西家有一头牛，不合犋儿，耕不了地，把东家、西家的两头牛拉在一起，硬合犋儿罢了。可我是个人啊！想来想去，觉着在母亲面前说同意，不合适；说不同意，也不对头，心里说：“妈呀！叫我怎么表这个态呢？”她无法表态，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她想哭，又不敢哭，害怕她一哭，母亲会认为自己是不同意，更要伤母亲的心，更要给母亲增加痛苦。因而，这会

儿她没有说一个字，像是不同意，又像是同意，也算个模棱两可的糊涂态度。

凌二菊见丑女半天不说话，也没有强逼女儿的表态，只说：“丑女，你先想想也好。”就去找蔡狗儿说了跟丑女谈话的情况，蔡狗儿说：“看这个闺女怎么不说话？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长长短短说上一句呀。”

凌二菊说：“你倒说得轻松。这话难说哩。”

“不过不说话也算一种态度。丑女是不同意了？”

“难说呀。也许是同意，也许是不同意。就叫她想一天吧，明儿个我再问问她。”

丑女听了母亲的话，思想上很害怕，很紧张。吃早饭时，她端着一碗糊糊没有到街头饭场上去吃，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下东房屋基地她家的鸡棚后边，坐在一块青石上，把那碗糊糊放在旁边的一垛谷草上，呆呆地想心事：看起来不答应这种换亲，要愁坏爸爸，难坏妈妈，气坏哥哥，岂不是我一个人把一家人害苦了。答应吧，又会是怎样个结果呢？那就是赌博了，是好是歹，谁知道呢？只有闭起眼睛瞎碰了；如果能碰上个小二黑，算我烧了高香；如果碰上个金旺，算我命苦；如果碰上个梁山伯，就跟他好好做夫妻，好好劳动，好好过日子；如果碰上个马文才，碰上个猪八戒，孙悟空，我、我、我该怎么办呢？闭门不出吗？跟他闹翻吗？投河跳井吗？悬梁上吊吗？——都不成，那不把爸爸妈妈气坏吗？想来想去没个主意，可又必须赶快拿个主意出来，要不，怎么回复爸爸妈妈呢？这件事把她愁坏了，愁得她忘了吃草垛子上那碗玉米面糊糊，愁得她感叹万端，愁得她面对草垛上那一碗糊糊抹泪了。因听得头顶燕子叫，见一双燕子打北房

门飞出飞进，又见鸡棚里几只老鸡混叫乱斗，触景生情，默不作声地吟道：

笼里老鸡恶作剧，
堂前燕子自在飞。
人格已被穷吃尽，
低头羞看燕双归。

丑女正坐在这里苦吟，忽听有人喊她：“丑女，你怎么在这里坐着？看那一碗饭冻成冰块了，你怎么不快点吃？”

丑女抬头见是忙忙站在自己身边，忙拭拭泪，强装笑脸问道：“哥哥，妈跟你说了换亲的事没有？”

忙忙是个大大咧咧什么也满不在乎的年轻人，说：“妈说了，我不同意。”

“为甚？”

“从我这方面说，怎也行。猪八戒、孙猴子都可以。可还是有你哩，那男的要是个猪怪物、猴怪物，我先一百个不同意……”

丑女见哥哥如此好心，也是为自个儿想着，感到如果自己不同意此事，更对不起哥哥这一片好心了。忙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反正我是同意了。都这么大了，好好歹歹定了也就算了。”

“不行，这是终身大事，不能马马虎虎。爸爸妈妈搞这个换亲，完全是为我着想，可是不能为了我，就害了你……”

“哥哥，你见过冯山村的冯家兄妹？”

“二十多里远，我去哪里见他们？”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你听说过他们兄妹的情况？”